

李自成

第十卷

巨星陨落

姚雪垠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

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

李自成

第十卷

巨星陨落

姚雪垠 著

本书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目 录

悲风为我从天来	
(第 1 — 5 章)	(1)
太子案始末	
(第 6 — 9 章)	(110)
巨星陨落	
(第 10 — 18 章)	(184)
尾声	
(第 19 — 20 章)	(339)
附录:《李自成》十卷本与五卷本章节对照	(403)

悲风为我从天来

第一章

大顺军马不停蹄，两日夜奔走五百里，于二十六日早晨到了通州以西。望见北京城楼，大军暂停，随后一部分人马留在城外扎营，抵御追兵；大部分人马从东直、朝阳二门入城。李自成依靠宋献策占卜，率领少数人马和亲将，绕过东直门、安定门，特意由德胜门入城。牛金星事前接到通知，率领李岩等文武官员在德胜门内跪着迎接。但礼仪草草。

李自成仍然是出京时的装束，马前边仍然有一把黄伞，但是面色黧黑，满脸尘垢。乌龙驹显然连日过分疲劳，瘦骨棱棱。由于跑出一身大汗，黄尘落在湿润的毛上，使它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神采，毛色黯然无光，两个眼角也堆着眼屎。

窦氏于昨日已经得到了消息，知道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，大驾将于今日午时回京。自从李自成离宫以后，她每日焚香祈祷，希望上天与诸神保佑李自成平安无事。如今果然回来了，她的心放下了一半。她想着纵然在山海关打了败仗，也不过是一时战败，顶多不过退出北京。她完全没有料到这一仗会影响大顺国的存亡。所以她命宫女们为迎接大驾回宫做好准备。她自己昨晚在宫女们的伺候下，通体沐浴，今日午膳后又用龙涎香将衣服和床单、被褥统

统熏了一遍。她想，纵然失去了北京，随皇上退到长安，她仍然安享富贵，她父母一家人也可接去长安居住。听见传呼圣驾回宫，她赶紧率领宫女们在宫外跪着等候接驾。牛金星、李岩和六政府尚书、侍郎将李自成护送到新华门内。李自成命他们各自回衙门办事，只命牛金星、宋献策、李岩未申初进宫议事。

窦氏将李自成迎进寝宫，望见他一脸风尘，神情憔悴，眼中神色忧郁，不禁大为吃惊。对军国大事她不敢询问一句，但是她明白李自成确实战败了，这不仅是大顺朝的不幸，也是她的不幸。她同宫女们服侍李自成洗脸梳头，从李自成头上篦下来许多虱子和虬子。窦氏出身于城市小康之家，自幼入宫，多年没有看见过这些讨厌的小东西，不禁为皇上的戎马辛苦感到难过。李自成心中正想着极其重大的军国大事，看见窦氏的神情，又看见篦头的宫女用大拇指、食指将篦下的虱子和虬子轻轻挤死，发出微小的响声，便对窦妃笑一笑，说：

“你嫌脏么？”

窦妃躬身回答：“皇爷从马上得天下，如此辛苦，臣妾万分感动，岂有嫌脏之理？”

李自成说：“打仗行军的时候，常常连铠甲缝里都会生虱子虬子。”

窦氏说：“是的，书上说‘铠甲生虱虬’，妾虽然没有见过，也可以想到那种辛苦，但愿子孙万代永远不要忘记皇爷创业艰难。”

李自成听了窦氏的话，忽然想着他的江山不知是否能够坐定，传之子子孙孙，不觉心中更加沉重，叹了一口气。

窦氏说：“宫女们已经准备了温水，请皇爷沐浴更衣。”

李自成像一般北方边塞人一样，没有洗澡的习惯，可是现在一则身上确有不少虱子、虬子正在咬他，咬得皮肤很痒，二则马上要换通身里外的衣服，召见群臣，所以就立刻同意沐浴。沐浴之后，他吩咐免去平时用膳的礼仪，免去奏乐，只叫窦氏陪侍，另有两个

宫女服侍，吃了简单的午膳。

他疲倦已极，一嗽完口，就脱掉外边衣服，倒在御榻上睡觉。刚躺下去时，被褥和枕上的香气使他心旌摇动，看看在榻前小心伺候的窦妃。窦妃看见他的眼神，赶快使眼色命宫女们退出，自己来到御榻边上坐下，同时放下一半帐门，怀着胆怯和含羞的心情，等候着李自成的一句话或一个暗示。李自成握着她的手，注目看她片刻，忽然想到在山海关的惨败，大部分将士的伤亡，心中一阵刺痛。又想到几天后就要退出北京，对眼前这一位美人如何安置……

窦氏不知道如何是好，禁不住望着李自成的眼睛。随即她看出他眼神的变化：刚才那种温存的爱怜的神采突然消逝，换成了冷冰冰的眼神。而且他好像非常困倦。她明白自己该走了，让皇上安静地睡一觉，休息精神。于是她强露微笑，轻轻抽出那一只刚才被皇上紧握着的手。她又向李自成看一眼，发现他双眼已经朦胧，不再望她。于是她轻轻站起来，离开御榻。遵照李自成平日不喜欢放帐子的习惯，把刚才放下的半边帐门重新挂起，不出一点声音，悄悄地走出去。不料李自成忽然半睁开眼睛，说道：

“记着，交申时将我叫醒。”

窦妃赶快回身，恭敬地回答：“遵旨，交申时将陛下叫醒。”

李自成很快地沉沉入睡。

他做了许多凶梦：梦见崇祯十三年入豫以前的流窜生活；梦见慧梅跪在面前哭泣；梦见王长顺进宫见他，劝他快走。他问道：

“长顺，我怎么很久没有看见你？”

王长顺激动地说：“自从皇上做了文武大元帅，我就不容易见到皇上。后来皇上做了新顺王，我这个老马夫更不容易见到你了。现在你是皇上，我连进宫来也不容易。今日见到你是因为你在山海关打了败仗。”

李自成也觉得心中很不好过，说：“你劝我快走，什么意思？难道我就不能再战么？”

王长顺说：“如今你手下兵也少了，将也少了，千万不能在这北京作战，赶快走吧。”

李自成问道：“长顺，你是我的老人，十几年忠心耿耿跟着我。现在许多人都不敢跟我说实话了。你对我说句实话：我还能够打胜仗么？”

王长顺噙着眼泪说：“皇上，你听我说，局面不同了。以前老百姓盼着你救他们，可是自从你当了文武大元帅，老百姓没有享过一天安生的日子。你到处打仗，征兵征粮，大军所到之处仍然是遍地荒芜，老百姓原来盼望的好日子都落了空。你能不能再打败敌人，我怎么能说呢？总之在北京不要停留，赶快乘敌人没有追到，你离开北京走吧，走吧。”

说到这里，王长顺忽然哭了起来。李自成叹口气，挥手让他退走。王长顺走出行宫，又放声痛哭。李自成大惊，大声呼喊：

“双喜！双喜！”

他听见自己的喊声，一乍醒来，仿佛双喜浑身是血，依然站在面前。他睁大眼睛，这才看见是窦妃神色慌张地站在床前，向他叫道：

“皇爷，皇爷，皇爷醒醒。”

李自成完全醒了。他不愿让窦妃知道他做了凶梦，若无其事地伸个懒腰，说道：

“睡得真香啊！”随即又问道：“交申时了么？”

“离申时还差二刻。”

“吴汝义来过么？”

“吴汝义刚刚来过，不敢惊动圣驾，又匆匆忙忙走了。”

李自成虎地坐起。窦妃劝他再稍睡片刻。他一边下床，一边说道：“狐有重要事马上要办，现在不是贪睡的时候。”

刚交申时，李自成来到武英殿东暖阁，传见等候在武英门内的牛金星、宋献策、李岩、李过。等大家进来，向他行了磕头礼后，他吩咐大家都在面前坐下，说道：

“目前局势紧急，你们都不必讲礼，赶快商议事情吧。”

他又转向宋献策问道：“捷轩能够来么？”

宋献策告诉他：刘宗敏虽然负伤，但今天必来议事。只是他不能骑马，坐轿子要比骑马稍慢。李自成马上要吴汝义传知东华门把门的亲军：刘宗敏不必在东华门下轿，轿子可以一直抬进武英门。

牛金星说：“这恐怕有碍宫中礼制……”

话没有说完，李自成截断说：“不妨破例嘛！”

在等候刘宗敏时，李自成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情，向李过问道：“你从范家庄退走时候，吴三桂派来的那六个行缓兵之计的士绅都杀了么？”

李过回答说：“杀了五个。有一个拼死逃脱。弟兄们射了几箭，有一箭射中，但没有射到要害，随即吴三桂的骑兵赶到，把那个人救走了。”

李自成回过头来向李岩问道：“京城情况如何？”

李岩说：“京城人心浮动，谣言甚多，臣已经做了守城准备。”

李自成点头说：“这我已经知道了。”又转望牛金星。牛金星告他说：

“这几天来诸降臣也是各式各样都有。有的人等待皇上回京来登极；也有人原已把门上贴的官衔撕掉，今日知道皇上回京，又重新贴了上去。像光时亨这个人，原来劝进的时候，他上过两次表章，十分热心。前天他也把门衔撕掉，躲了起来；今日听说皇上要回北京，又赶快回到家中，重新贴上门衔。”

李过说：“像这样心怀二心之臣，请皇上严加惩办。”

李自成摇摇头,说道:“如今是什么时候,不必管这许多了。”

宋献策禀报说:“刚才我接到探报,追兵有满洲人,也有蒙古人,共有数万。吴三桂的关宁兵走在前边,大约两天内就会来到北京。或走或守,今日必须决定……”

他的话刚刚说到这里,刘宗敏来到。大家停止议论,等待他进来。刘宗敏进来,已经不能躬身行礼。李自成说道:

“捷轩,不必行礼了。你赶快坐下,商议大事要紧。”

刘宗敏坐下说:“敌人二三日内就要追到北京,皇上如何决定?”

李自成沉默不语,虽然他念念不忘登极大典,但是眼下即将退出北京,人心惶惶。文武百官,更是各有打算。将士们死伤惨重,哪有欢快的心情?想到这些情况,他不能不犹豫了。

一个太监跪在帘子外边奏道:“启禀皇爷,礼政府右侍郎杨觀光、光祿寺卿李元鼎等偕六个詹翰与光祿寺臣工多人来到武英門,請求召見。”

李自成心中猜到这些人為何前來請求召見,但是他沒有說出來,望着牛金星問道:

“這般新降之臣,這時候請求召見,見也不見?”

牛金星說:“大概是為勸進來的,足見諸臣一片忠心,擁戴至誠。”

李自成向外吩咐太監傳旨:“諸臣不必覲見,可將奏書呈進,回到各自衙門候旨。”

隨即他向宋獻策等詢問:“你們有何主張?”

宋獻策、李岩都說應該迅速登極,不令天下失望。李自成又問李過,李過說道:

“生米已經煮成熟飯,不登極會使天下臣民失望,各處弟兄灰心。何況事到如今,已經宣布在北京登極。不登極就退出北京,豈不是空來一趟,白白地逼死了崇禎,滅亡了明朝,結果替滿洲人做

了一件好事，落一个啥声名？”

李自成心中十分沉重，说道：“这样紧急，安能顾到登极？”

刘宗敏忍不住大声说：“若不在北京登极，正了大位，纵然想回到关中，也不可得了。”

他没有解释什么原因，但大家心中都明白，而且知道他这一句简单的话有多么重。

牛金星补充了一句：“必须登极，名正言顺。”

到这时李自成才不再犹豫，说道：“明日就登极好了，可以速速准备。”

牛金星说道：“皇上登极，是一次十分重大的典礼。按照胜朝惯例，新皇上登极，元日朝贺，均在皇极殿举行。如明日在皇极殿举行，从皇极门到武英殿，至少需要派三百人连夜打扫。不仅地上，连门窗、柱子都得打扫。自从三月十七日我军围攻北京以来，管这事的太监们都跑完了。所以现在不但各处积满了黄沙灰尘，而且院子里、砖缝里也多处长出青草。去山海关之前，虽然也在这里演习了两次，都是匆匆忙忙，并没有认真打扫。”

刘宗敏说：“今晚连夜派兵打扫。三百人不够，派四百人、五百人都可以。”

李自成暂时没有说话。他心中充满了战败后的颓丧情绪。现在议论如何登极，并不能鼓舞起他欢快振奋的心情。他所考虑的是如何退出北京，如何应付满洲人和吴三桂的追赶，如何使各地能够不发生叛乱。

牛金星见他沉默不语，又说道：“请陛下圣裁，不可耽误。”

李自成只好说道：“不必再换地方了，就在武英殿登极吧。至于登极大典，也不要按原来的准备去办，一切从简为好。”

牛金星仍然希望在皇极殿举行大典，但是他还没有说出，李自成又接着说道：

“军情火急，不能讲那么多的排场了。军师，明日登极是否

吉利?”

宋献策最担心的事情是军事方面，只恐怕退出稍迟，敌人追到北京，既不能战，也不能守，更无援兵接济，会不堪设想。所以他回答说：

“皇上登极，应天顺人，随时咸吉，不必忧虑。请皇上明日登极，后日郊天，二十九日黎明即刻离开北京。释菜、临学之礼，可以暂时省去，俟到长安补行亦可。”

李过也担心满洲骑兵来得快，接着说道：“无论如何，后日夜间总要退出北京，不可耽误。二十九日清早必须全部走光。”

牛金星为准备登极的事，立即磕头辞出。

刘宗敏因为创伤痛苦，不能再坐下去，也告辞退出。临辞出时，对李自成说：

“皇上，请马上商定，如何退出北京，路上如何抵御追兵，不能有一刻迟误。后日夜间一定得全部退干净，不能耽搁到敌人……”

宋献策、李过、李岩留下来同李自成商议从北京撤退的事。正商议间，忽报谷可成来到宫门求见。李自成心中一喜，立即说道：

“速速传见。”

谷可成原来跟刘芳亮一道，作为北伐主力，越过太行山，到了怀庆府，又经过彰德府向北，破了保定。因为连接李自成的密诏，这才同刘芳亮商量好，抽出一万骑兵、五千步兵，星夜往北京赶来。今日到了北京城外，驻兵广渠门外，进宫来面见皇上。

李自成询问了保定和蓟南各地情况，也询问了河南情况，知道处处都很不妙，心中十分担忧。他告诉谷可成：已经决定二十八日夜间退出北京，二十九日全部退走。又告诉谷可成说：登极就在明天，在武英殿举行大典。谈了一阵后，他命谷可成就驻在广渠门到卢沟桥之间，等大军退过之后，谷可成的人马才能离开。在这之前，要随时准备同追兵作战。又商量了许多应急事项，几位文武大臣和谷可成才磕头辞出。

这时已经酉时过半了。李自成心情十分灰暗。他想再看一看这座皇宫，看一看三大殿，于是走了出去。来到皇极门，看见巍峨的皇极殿和汉白玉的丹墀，心中叹息说：

“恐怕以后再也看不到了。”

他一边看一边向北走，一直走到乾清门，本来打算进乾清宫看一看，可是他犹豫了，不愿进去，只是站在门外向里边张望。这时时近黄昏，没有太阳，天色阴沉沉的，整个宫院，尤其是高大的乾清宫，显得额外阴森可怖。李自成觉得精神恍惚，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，好像看见崇祯正在宫中徘徊叹息。乾清宫的正门开着，但是宝座十分阴暗，看不清楚。李自成看见的崇祯好像不是穿着皇帝衣裳，而是穿着白衣服，在宝座前边走来走去。难道这是崇祯的鬼魂么？他心中害怕，想离开，又想看个明白。正在继续张望，忽然一阵北风吹过，他浑身感到冷飕飕的，不禁想到，自己的大顺朝刚刚建立，难道也会从此完了么？他又向乾清宫正殿看了一眼。这时又仿佛听见什么响声，于是赶紧带着随从匆匆离开。

跟在身边的吴汝义问他：“还到坤宁宫看一看么？”

他摇摇头，没有说话，出了乾清门，向西转去，走到西长街的永巷中，向南拐去。这一条长巷，如今已经夜色苍茫，北风习习。他明白在崇祯亡国之前，像这样的长巷中，每天晚上会有一些灯光。而现在却是一片昏黑，鬼气逼人，长巷看起来比往日更长了。

他带着随从，一直走到右顺门，返回到武英门外。这时武英门内外已经有许多士兵和太监在打扫洗刷，并且搬来了许多仪仗，即叫作卤簿的东西，放在金水桥外西南边的棚中，准备明天陈设。他平常很少有怕鬼的思想，刚才在皇极殿前，特别是乾清门外，忽然产生一种恐惧的感觉，直到这时恐惧之感才消失下去。他在金水桥上站了片刻，望着士兵们摆弄东西，打扫地上，才感到又回到了热气腾腾的世界。然而他心中总是离不开一个念头：难道北京就

这么丢掉了么？难道大顺朝一败涂地了么？他没有说一句话，赶快回到寝宫。

李自成觉得十分疲倦，连晚饭都不想吃。虽然明日要举行登极大典，可是他不但没有一丝兴奋快活的心情，反而总在想着很不吉利的事情。崇祯的影子偶尔又在面前走动。其实他并没见过崇祯，只是在进北京的第二天，看见了崇祯的死尸，也看见了周后的死尸。如今在眼前晃动的仍是刚才在乾清宫看到的那个穿白衣服的幻影。尽管他明白这不是真的，但却无法将这幻影从眼前排除。

嫔妃在他面前跪下，想说什么，又不敢说出。她心中十分不安。她知道李自成明日已时要到武英殿登极，受百官朝贺；后日去南郊郊天，夜间就要退出北京，奔回西安。尽管她已经明白，山海关打了一次大败仗，要退出北京。可是如今真要退出，她又十分害怕。她不知道自己会落个什么下场。当然她很愿意随李自成往西安去，害怕皇上离开北京时会命她自尽。崇祯临死的时候，不是强迫皇后、天启娘娘、袁皇贵妃都自尽了么？长平公主小小年纪也被他砍伤，本来要砍死的，只是因为他手颤得举不起来，第二剑才没有砍下去。另外有几个被皇上“幸”过的女子，还没有名号，也全都逼着自尽了，有一二个不肯自尽，也被皇上亲手杀死了。大顺皇上会不会也逼她自尽呢？真要逼她自尽，她也只好自尽，可是父母以后如何是好？她又想到，纵然皇上不要她自尽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她也决不落入敌人之手，不受胡人之辱。随时她都准备悬梁自尽，以报皇恩。如今她只希望有一个名分。有了名分，即使她死了，一二年后，胡人和吴三桂被打败，大顺朝仍然会对她追封，一家也有了荣耀。这一切复杂的思想，在她心中翻腾了很久。她终于强装笑容，跪在地上说道：

“明日皇上登极，文武百官在武英殿正殿朝贺之后，臣妾也要率领都人们在便殿朝贺，不知臣妾应该如何穿戴？”

李自成压根儿没有想到后宫朝贺的事，说道：“你想怎么穿戴都可以，只要好看，不过分，就行。”

窦氏说：“皇家规矩自然不能僭越，可是臣妾尚无名分，明日按什么品级穿戴，请皇上明白宣示，让臣妾遵旨而行，不敢乱了皇家礼制。”

李自成才想起宫妾中有各种名式，略微思考了一下，就说：“你按照妃子穿戴朝贺好了。”

窦氏赶快跪下磕头谢恩。

李自成又说：“可是妃子的新冠服如何准备得及？”

窦氏告他说：“尚衣局有每年新制的冠服，藏在库房中，并未损失，请皇上传旨取出就可以了。”

李自成立刻传旨下去。

李自成拉着窦氏的手，仔细端详着她美丽的眼睛，看出她在温柔的微笑中隐藏着忧愁和悲伤。他自己也不禁心中难过，暗自说道：

“明晚离开北京时，对她如何处置啊？”

四月二十七日早晨，天气阴霾，日色无光，下着黄灰，略微有点北风，更增加了暗淡愁惨的气氛。武英殿前的院子里很早就由锦衣卫摆好了皇帝的全套仪仗，并由彩衣象奴牵来了六匹披红挂彩的大象，分立在金水桥外。两行锦衣卫士分立在丹陛下边。接着有两行锦衣旗校，手持着金瓜、钺斧、朝天蹬等等仪仗。最后是三匹仗马。本来仗马只有两匹，可是李自成想着乌龙驹为他驰骋疆场十几年，今天也应该让它看一看这个场面，所以命人将它披红挂彩，牵进武英殿院中，同两匹仗马立在一起。王长顺担心乌龙驹不守规矩，很早便穿着他御马寺主管官的六品文官朝服赶了来。果然，还没有等到典礼开始，乌龙驹就很不安静，不断地用蹄子刨动砖地，抬头嘶鸣，欺负旁边老实的仗马。别人发现这样下去不行，

告诉了王长顺。王长顺叹一口气，亲自来到乌龙驹旁边，轻轻说道：

“你是管打仗的，不是管仪仗的。你没有看皇上登极大典的福分，我将你牵出去吧。”

他噙着眼泪，将乌龙驹牵出去，交给手下人，牵回御马房中。自己又回到院中，等候文武百官前来。

文武百官早已在午门外朝房中等候。忽然午门上钟鼓三鸣，他们肃然地从右掖门走进了紫禁城，来到武德阁下肃立。武英门外的钟声响了三下，他们按照大顺朝开国时候的特别规定，武左文右，分两行来到，过了金水桥，进入武英门，从锦衣旗校和锦衣力士中穿过，避开中间的御道，从东西两边登上了丹墀，在丹墀上按部就班，肃立等候。

百官中有一大半是在西安和北京新降的官员，而文臣中大约十成有八成是北京的降臣。这群北京降臣本来不想前来，可是既然逃不出城门，又无处可躲，便不得不前来了。他们并不打算逃往西安，又明明知道吴三桂一到会大祸降身，因此在等候的时候，一个个面色如土，惊魂不定，互相偷看，交换眼色。从西安来的降臣，自认为从“龙”在先，家在长安，退回关中，富贵仍在，虽然心中为战事担忧，却神色比较镇静，有人还因为“躬逢开国盛典”而感到振奋和骄傲。

一个太监走到丹墀一角，挥动三次长鞭，也就是静鞭。文武百官在三声静鞭响后，更加寂静无声。王长顺穿着御马寺六品文官朝服，立在文官队中，忽然想到当年他赶牲口的时候，在旷野中也能把鞭子扯得这么响。正在胡思乱想之际，突然从武英门外的金水桥南边响了三声火铳，跟着鞭炮响起来，非常热闹。按道理说，静鞭响后，皇上出来之前，应该一点声音不许再有。可是现在的这个特殊情况，却在李自成东征之前研究登极大典的朝仪的时候已经定下了。当时陕西籍的武将们希望在皇上登极时放三眼铳，放

鞭炮。他们说：“乡下办喜事，都要有三眼铳，有鞭炮。皇上登极，应该更加威武，更加热闹，岂可不放三眼铳，不放鞭炮？”这当然不合朝仪。礼政府尚书巩焞只好求首相牛金星决定。牛金星不赞成放三眼铳和鞭炮，但也不敢违背陕西武将们的意思。有一次他同刘宗敏一起进宫来议事，当面向李自成请示。李自成笑而不答，望望刘宗敏。刘宗敏说：

“前朝没有的，我们来个新兴吧。如今还在马上打天下，应该与太平时不同。这一次要放三眼铳，要放‘万字头’的大鞭炮，下不为例好了。”

李自成笑着点点头。于是今天的登极大典就有了三眼铳和“万字头”的鞭炮，使宫中一下子热闹起来了。

鞭炮响过之后，有鸿胪寺官员进入武英殿，转到东暖阁，但没有进去。有一个宫女揭开黄缎绣龙门帘，跪在地下磕了三个头，说道：

“恭请皇上起驾！”

李自成头戴平天冠，冠前有十二行宝石珠串直垂到眉毛上边。身穿黄缎绣龙袍，前后的“潮水”全用蓝色，表示大顺朝是“水德王”。腰系玉带，脚穿直缎粉底金线绣龙嵌珠云头靴。他正端坐在御座上，心神不宁。长久以来，他就盼望着登极这一天；如今这一天来到了，却又不是他所盼望的。他没有料到在山海关败得如此惨重。双喜、李强等几十员爱将，二万三追随他多年的偏将、校尉和士兵，死在石河西岸和溃退的路上。昨夜他得到两次十万火急军情禀报。一个禀报说吴三桂和胡人的步骑大军正在向北京赶来。另一个是刘芳亮来的密奏，说是河南、山东到处叛乱，纷纷将大顺朝的州县官，或杀死，或赶走，或捉到送往南边新建的明朝。

他感到害怕，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。刚才听见武英门外的鞭炮声，尽管那么热闹，他的心头却感到异常空虚。而对于山海关大战，他感到无限的悔恨……

看见鸿胪寺官员请他出去行礼，又听见外边开始奏乐，他所熟悉的唢呐声和皇家的雅乐合在一起。他默然地从御座上站起来，向正殿走去，耳边似乎又听见刘宗敏说的一句话：

“若不在北京登极，皇上想回到关中，也不可得了。”

同时他心中明白：今天的登极大典，只能叫做匆匆行事，与原来准备的典礼大大地不同。昨天深夜牛金星同巩焄又进宫一趟，将有关行礼的几项事情当面向他禀明。他自己不再去郊天了，明日由牛金星代他前去。祭太庙也不祭了，因为太庙里边还放着明朝的神主。丞相率百官在午门拜贺的舞蹈，也省去了。既然不在皇极殿登极，许多应行的礼都没有了。他进北京以前万想不到他所念念不忘的登极大典竟是如此草草。他正在心中十分不快，四个直指使进来导驾，请他到正殿去，受百官朝贺。他默默地进入正殿，在乐声中升入宝座。文武百官从两边退出，归入班中。依照鸿胪寺官员的高声唱赞，文武百官在丹墀上向北跪下，行三跪九磕头礼（秩序不免有点乱）。刘宗敏因为身负重伤，免了跪拜。然后草草地由鸿胪寺官员恭读了由刘宗敏、牛金星领衔缮就的贺表，无非是称颂他的功德，说了一些空洞的祝贺的话。李自成并没有听进去，他明白这是照样的文章。读完贺表之后，文武百官又一次向他磕头，山呼万岁。接着又读了皇上的敕谕，读罢又是百官叩拜，山呼万岁。

登极的典礼就这么简简单单地行过了，跟着是奏乐。他从宝座上下来，又退回武英殿的东暖阁。群臣也从武英殿的丹墀上退下去。

这时，宋献策和李岩都看见王长顺从文臣班中最后起来，热泪纵横，脚步踉跄，走下丹墀。他两个心中吃了一惊。随即牛金星也看见了，但他们都佯装不曾看见。牛金星态度雍容，步履稳重，只是心里不免想着王长顺如此形状，虽是喜极而悲，人之常情，却似非吉利之兆。宋献策和李岩来到朝房休息后，见身边没有别人，宋